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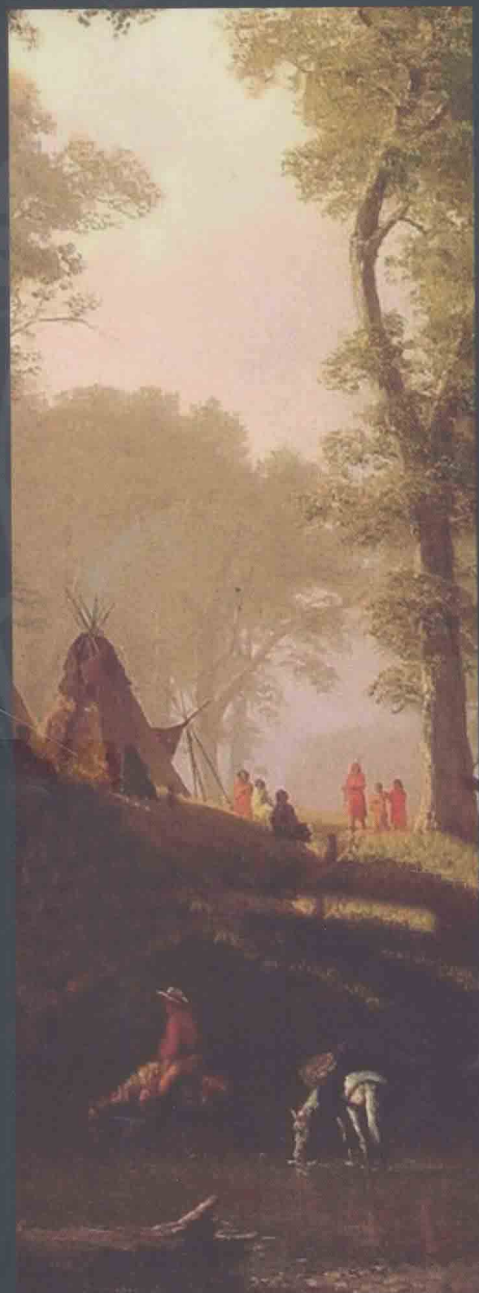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译丛

The Records About Insects

昆虫记

〔法〕法布尔◎著 赵星冶◎译

学习这件事不在乎有没有人教你，
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有没有觉悟和恒心。
在科学上最好的助手是自己的头脑，
而不是别的东西。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世 界 文 学 译 丛

安徽师大学出版社

专用样书

昆 虫 记



〔法〕法布尔◎著 赵星冶◎译

安徽师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昆虫记/ (法) 法布尔 (Fabre, J. H.) 著; 赵星冶译. — 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7-81141-056-3

I. ①昆… II. ①法…②赵… III. ①昆虫学—普及读物 IV. ①Q9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0166 号

昆虫记

(法) 法布尔 (Fabre, J. H.) 著

赵星冶 译

出 版 人: 张传开

责任编辑: 汪鹏生 孙新文

装帧设计: 吾文工作室

出版发行: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 189 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 241002

发 行 部: (0553) 3883578 5910327 5910310 (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合肥天信印务有限公司 电话: (0551) 3446531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 1000 1/16

印 张: 12.375

字 数: 208 千

书 号: ISBN 978-7-81141-056-3

定 价: 19.00 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昆虫记》译者序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法国,一位昆虫学家的一本令人耳目一新的书出版了。全书共十卷,长达二三百万字。该书随即成为一本畅销书,其书名按照法文直译为《昆虫学回忆录》,但简单、通俗地称之为《昆虫记》。一个人耗费一生的光阴来观察、研究“虫子”,已经算是奇迹了;一个人一生专为“虫子”写出十卷大部头的书,更不能不说是另外一个奇迹。而这本写“虫子”的十卷大部头的书居然一版再版,先后被翻译成 50 多种文字,直到百年之后还会在读书界一次又一次地引起轰动,更是奇迹中的奇迹。这些奇迹的创造者就是《昆虫记》的作者法布尔。

法布尔被评说为“难以效法的观察家”,他热爱大自然、好学、刻苦、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探求真相,一丝不苟地观察研究,尊重并且热爱着自然与生命。他拥有“哲学家一般的思,美术家一般的看,文学家一般的感受与抒写”。在本书中,法布尔用生动活泼的行文,轻松诙谐的语调,向我们描述了昆虫世界中一幕幕。他将专业知识与人生感悟融于一炉,娓娓道来,在对一种种昆虫日常生活习性、特征的描述中体现出对生活世事特有的眼光。字里行间洋溢着他本人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同时也展现了昆虫的独一无二的个性。书中所记述的昆虫的习性、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真实可信,并且文笔精练清晰,本书的问世被看作是动物心理学的诞生。法布尔也由此获得了“科学诗人”、“昆虫荷马”、“昆虫世界的维吉尔”等桂冠。《昆虫记》也被誉为“永远解读不尽的书”、“值得传给下一代的书”。它既是一部严谨的科学著作,一部昆虫的史诗,也是一部影响世界的经典文学名著。

《昆虫记》中洋溢着对生命的关爱之情和对自然万物的赞美之情。法布尔的观察研究是严谨的,他的著作是严密自成系统的,但绝不是呆板冷酷的。他曾声称,自己对昆虫解剖学没有太大兴趣,平生酷爱的是“情感昆虫学”。他尊重这些可爱的小生命,以人类的情感去关爱这些虫类。正是这种对于生命的尊重与热爱,才使《昆虫记》这部科学著作有了灵魂,使它从严肃、严谨的研究成果变成了趣味盎然的科普读物。法布尔对昆虫的那份好奇、那份爱,非常人所能理解。他笔下的那些小虫子,一个个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充满着灵性,让人看了之后觉得十分可爱,就连一般人讨厌的食粪虫

都让人看了觉得妙趣横生。文中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和生动形象的描写,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真理的追求及对生命的挚爱。杨柳天牛像个吝啬鬼,身穿一件似乎缺了布料的短身燕尾礼服;“小甲虫为它的后代做出无私的奉献,为儿女操碎了心”;而被毒蜘蛛咬伤的小麻雀,也会“愉快地进食,如果我们喂食动作慢了,他甚至会像婴儿般哭闹”。还有,萤火虫、蚂蚁、蜘蛛、蟋蟀、毛毛虫,燕子、麻雀……林林总总,一个个妙趣横生的故事,一段段栩栩如生的昆虫的景况,涵盖了关于昆虫的进食、保护自己、交配、养育后代、劳作、狩猎及生死,几近所有的细节。仿佛置身于现场一样,一次又一次地把我带进昆虫的世界。

人类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包括“蜘蛛”“黄蜂”“蝎子”“象鼻虫”等等在内,都在同一个紧密联系的系统之中,昆虫也是地球生物链上不可缺少的一环,昆虫的生命也应当得到尊重。昆虫学家法布尔以人性关照虫性,千辛万苦写出传世巨著《昆虫记》,为人间留下一座富含知识、趣味、美感和思想的散文宝藏。他的每一天每一夜,是孤独的,安静的,几乎与世隔绝的寂寞着,艰辛着。我叹服法布尔为探索大自然付出的精神,让我感受到了昆虫与环境息息相关,又让我感受到了法布尔的独具匠心和细微的观察,还有对生命无尽的热爱与激情。

《昆虫记》的确是一个奇迹,是由人类杰出的代表法布尔与自然界众多的平凡子民——昆虫,共同谱写的一部生命的乐章,一部永远解读不尽的书。这样一个奇迹,在人类即将迈进新的文明、地球即将迎来生态学时代的紧要关头,也许会为我们提供更珍贵的启示。

目 录

上部 昆虫的生活

潘帕斯草原的食粪虫	3
勤劳的圣甲虫	9
环卫清洁工粪金龟	18
圣甲虫与粪球	23
朗格多克蝎的生活	30
隧蜂世界	40
笨拙的西班牙蜣螂	46
隧蜂守卫	52
原始的老象虫	58
剧毒凶猛的朗格多克蝎	66
圣甲虫的造型术	77
胆小而尽职的米诺多蒂菲	82

下部 昆虫的习性

美丽的小阔条纹蝶	91
小魔鬼似的蟋蟀	99
蝉动与蝉洞	104
七月的绿蚱蜢	111
五月的豌豆象	115
灰蝗虫的故事	128
欧洲大孔雀蝶	136

金步甲的婚姻	148
奇特的菜豆象	152
爱唱歌儿的意大利蟋蟀	162
仪表堂堂的松树鳃角金龟	165
蝉和蚂蚁的故事	169
奇怪的象态橡栗象	174
蝉和蚂蚁赞歌	184
猎食的螳螂	188

上部 昆虫的生活

潘帕斯草原的食粪虫

跑遍整个地球,穿越五湖四海,从北极到南极,观察生命在各种气候条件下的各种变化情况,对于愿意考察研究的人来讲这无非是最美好的运气。鲁滨孙的漂流让我兴奋不已,我年轻时就怀着他那种美好的幻想。然而,紧跟着周游世界那美丽梦想而来的却是蛰居和郁闷的现实。巴西的原始森林、印度的热带丛林、南美大兀鹰喜爱的安的列斯山脉的崇山峻岭,全都缩成一块作为察探场的荒石地了。

但老天保佑,让我并不为这些而不停抱怨。思想上的收获并不一定要长途跋涉。让-雅克在他那金丝鸟生活的树丛海绿中采取植物;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偶然地在他的窗边长出来的一棵草莓上发现了一个世界;萨维埃·德·梅斯特尔把一把扶手椅当做马车在自己的屋里做了一次相当著名的旅游。

这种旅游方式我也能做的,只是没有马车,因为在棘草丛中驾车太困难了。我在荒石地周围上百次地一段段地绕行;我在一家又一家人前立足,耐心地询问,隔这么长时间,我只能获得一丁点儿的答案。

我对相当小的昆虫小村落都十分熟悉;我在这个小村落里得知了螳螂休息的种种细枝末节;我熟知了苍白的意大利蟋蟀在静悄悄的夏夜轻轻歌唱的所有棘草丛;我认识了披着蜜蜂这个棉花小袋编织师耙平的棉絮的所有小草;我走遍了切叶蜂这个树叶的裁剪师进出的所有丁香矮树丛。

如果说荒石地的各个角落的踏遍还不够的话,我就跑得远一点,能得到更多的贡品。我绕过旁边的篱笆,在大概一百米处,我同埃及天牛、圣甲虫、蜣螂、粪金龟、蟋蟀、螽斯、绿蚱蜢等有了接触,总之我同很大一群昆虫部落进行了接触,要想知道它们的进化历程,那得用尽一个人完整的一生。当然,我与自己的邻居接触就满足了,非常地满足了,用不着长途跋涉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再说,游遍世界,把精力分散在那么多的研究对象上,这不是在研究观察。到处旅游的昆虫学者可以把自己所得到的很多标本钉在标本盒里,这是专业词汇分类学者和昆虫采集者的兴趣,但是收集详细的资料却是另一回事。他们是科学上的流浪的菲律宾人,没有时间驻足停留。当他们为了研究很多的事实时,就可能要长时间地停在一处,然而,下一站又在急催着

他们上路。我们就不要让他们在这种状态下去难为他们了。就让他们在软地板上钉吧,就让他们用塔菲亚酒的大口短颈瓶去浸泡吧,就让他们把费时费力、耐心观察的工作留给有耐心的人吧。

这就是为何除了专业分类词汇学者列出的乏味枯燥的昆虫体貌特征以外,昆虫的历史相当贫乏的原因。外国的昆虫数量巨大,无法计算,它们的生活我们几乎一直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眼前所看到的情景与别地发生的情况给予比较;看一看相同昆虫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它本能是怎样变化的,这会是非常有益的。

这时候,没办法远行的遗憾重又涌上心头,让我比以前所有时候都更加感到无奈,除非我在《一千零一夜》的那张魔毯上找到一个位置,飞到我想去的地方。啊!神奇的魔毯啊,你要比萨维埃·德·梅斯特尔的马车舒服得多。希望我能在你上面有一个位置可坐,手拿着往返机票!

我果然找到了这个位置。这个出乎意料的好运是基督教会学校的修士、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尔萨中学的朱迪利安教友带给我的。他虚怀若谷,受他恩惠的人对他表示的感激会让他非常不开心的。我在这儿只想说,按照我所需,他的双眼替代了我的眼睛。他寻找、观察、发现,之后把他的笔记以及发现的资料邮来给我。我用通信的方法和他一同寻找、观察、发现。

我胜利了,幸亏有这么厉害的伙伴,我在那张魔毯上找到了位置。我现在到了阿根廷共和国的潘帕斯大草原,期待着把塞里昂的食粪虫的本领同另一个半球的竞争者的本领作一番比较。

开始非常好!偶然相遇竟然让我首先得到了法那斯米隆那美丽的昆虫,周身黑中带蓝。

雄性法那斯米隆胸前有个凹下的半月形,肩部有锋利的翼端,额上竖着一个可同西班牙蜣螂比美的扁角,角的尾端呈三叉形。雌性却以普通的褶皱替代了这美丽的饰物。雌性与雄性的头罩前部都有一个双头尖,一定是一个挖掘道具,也是用于割切的解剖刀。这种昆虫粗短、结实,呈四角形,让人联想到蒙彼利埃周围十分少见的一种昆虫——奥氏宽胸蜣螂。

如果形状类似则本领也必须类似的话,我们就该分秒必争地把如同奥氏宽胸蜣螂加工的那件又短又粗的腊肠蛋糕归还于法那斯米隆。哎!每当涉及本能的问题时,昆虫的体形结构就会造成误区。这种爪子短小、脊背正方的食粪虫在加工葫芦时技艺超群。连圣甲虫都加工不了这么像样,尤其是块头儿又这样大的葫芦。

这种短小粗壮的昆虫加工的制品之精美让人拍案惊奇。这种葫芦加工得如此符合几何学标准,简直没的可挑:葫芦颈并不细长,然而却把优雅同

力量结合在一块。它大概是以印第安人的某种葫芦作为模型加工的,尤其是因为它的细颈半开,鼓凸部分刻有美丽的格子纹路,那是这种昆虫的复古的足迹。它仿佛是用藤条嵌着的一只铜壶,大小可以超过一只鸭蛋。

这真是一件十分奇特而稀有的极品,尤其是这竟然出自一位外形笨拙、粗短的工人之手。No,这再次说明道具不能成就艺术者,人和虫全是这么个道理。诱导加工工匠完成作品的有比工具还重要的东西;我说的是“头脑”——昆虫的聪明才智。

法那斯米隆对困难不屑一顾。不但如此,它还对我们的分类学嗤之以鼻。一提食粪虫,就解释为牛粪的疯狂追求者。可法那斯米隆之重视牛粪并不是为自己食用也并非为了自己的儿女们享用。我们经常会看到它待在家禽、猫、狗的尸骨底下,因为它需要尸骸的血液。我所描绘的那只葫芦就是立在一只小狗的尸骸下面的。

这种埋葬虫的胃口同圣甲虫才能的组合谁愿意怎样看就怎样看吧。我嘛,我不愿去解释这种现象,因为昆虫的一些喜好让我疑惑不解,它们的这些喜好谁也没办法仅仅依据其外貌就能判断出来的。

我知道在我家周围就有一种食粪虫,它也是尸骨残骸的唯一的享用者。它就是粪金龟,是经常光临死兔子和死鼯鼠的常客。只是,这种侏儒殡葬工并不因为这些就歧视粪便,它像其余的金龟子一样照样大吃大喝。或许它有着两种饮食标准:球形奶油蛋糕是提供给成虫的,而稍微发臭的腐肉这种具有浓浓味道的食品则是喂给虫宝宝的。

相同情况在别的昆虫的口味方面也一样存在。捕食性膜翅目昆虫吸取花朵底部的蜜,但它喂自己的儿女时却用的是野味的肉。同一个胃,先吃野味肉,后吸取糖汁。这种消化用的胃囊在发育过程当中一定发生变化吗?不管怎样讲,这种胃和我们人的胃相同,年轻时喜欢吃的食物到了晚年就对它讨厌了。

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一下法那斯米隆的作品。我弄到的那些葫芦全部干透了,硬得就像石头一般,颜色也变成浅褐色了。我用放大镜仔细观察,里外都没有发现一点点儿木质碎屑,这种木质碎屑是青草的一个见证。这样说,这奇怪的食粪虫没有利用牛屎饼,也没有利用任何相似的肥料。它是用其他材料加工自己的作品的。是什么材料呢?一开始挺难弄明白。

我把葫芦放在耳边摇晃,有轻微的声响,好像是一个干果壳里有一个果仁在晃动时发出的响声一般。葫芦是否有一只因干燥而抽缩了的虫宝宝呢?我以前一直是这样认为的,可我弄错了。那里面有比这更好的东西,这回让我开了眼界。

我十分小心地用刀尖挑破葫芦。在一个同质的匀称内壁——我的三个标本中最大一个的内壁竟厚到两厘米，当中镶着一个圆圆的仁儿，满满当地填充在内壁洞孔里，但却与内壁丝毫不粘贴，所以可以自如地摇动，因此我晃动时就听见了声响。

就外形与颜色而言，外壳与内核并没有差异。但是，把内核砸碎，仔细观察碎屑，我就从中找到一些绒毛絮、碎骨、细肉块、皮肤片，它们全部淹没在就像可可奶的土质糊状物里。

我把这种糊状物在放大镜底下进行了筛选，去除了尸骸的残骸以后，放在红红的木炭上烤，它立刻变得黑漆漆的了，表面覆盖着一层鼓胀的亮光物，并散发出一阵呛人的烟，很轻易闻出那是烧焦的动物骨肉的味。这个仁儿全都浸透了腐尸的血液。

我对外壳进行相同处理后，它也变黑了，但黑的程度没有仁儿那样深。它似乎不怎么冒烟。它的外表也没有覆盖一层发亮乌黑的鼓胀物。它一点也没有含有与内核所含有的那些腐尸的碎片一样的东西。内核与外壳经过烧烤以后，它的残留物都变成一种细细的红黏土。

经过这大概的分析观察，我们得知法那斯米隆是怎样进行蒸煮的。喂给虫宝宝的食品是一种酥油饼……肉馅是它头罩上的两把解剖刀和前爪的齿状大刀把尸骸上能剔出来的全部东西全都剔出来做成的，有下脚毛、捣碎的骨头、绒毛、细条的皮和肉等。一开始，这种烤野味的作料拌稠的馅呈浸透尸骸肉汁的细黏土冻状，现在硬得像砖头。最后，酥油饼的糊状外表变成了黏土硬壳。

这位蛋糕师傅对其蛋糕进行了包装，用圆花饰、甜瓜筋囊、流苏加以修饰。法那斯米隆对这种厨艺美学并不是外行。它把酥油饼的外表做成葫芦状，并修以指纹状的纹饰。

这种没办法吃的外壳在肉汁中浸泡的时间太短，由此而知，并不受法那斯米隆的垂青。等虫宝宝的胃变得结实了，可以消化粗糙的食物时，它会刮点内壁上的东西解饿，这一点倒是有可能的。只是，从整体来讲，直到虫宝宝长大能出走以前，这个葫芦一直完好无缺。它不但开始时是保护油饼新鲜的守护神，并且一直都是隐居其中的虫宝宝的保险箱。

在糊状物的上部，紧挨着葫芦的颈部，修理成一个黏土内壁的小圆房，这是整个内壁的延伸部位。一块用相同材料的相当厚的地板把它同粮食分开。这就是孵化室，宝贝就产在那里，我在那里发现了宝贝，可惜已经干了。虫宝宝在这个孵化室里孵化出来，首先得打开一扇隔在孵化室和食物之间的活动门，才能爬到那个可以吃的粪球地方。

虫宝宝降生在一个高出那块食物并与它并不相通的小保险箱里。新生虫宝宝必须很快地自己钻开那罐头食品盒盖。之后,当虫宝宝待在那罐头食品上部时,我确实发现地板上钻了一个正好能让它钻过去的洞。

这块甜美的牛肉片,裹着很厚的一层陶质覆盖层,导致这份食物根据慢慢孵化的需求,长时间地保持新鲜。怎样达到这一目的呢?我仍弄不明白。宝贝们在同是黏土质的小房里安然无恙地待着,毫发无损;截至目前,一切都很完美。法那斯米隆深谙构建防御工事的秘密,深知食物太早地发干的危险。现在余下的是胚胎呼吸的问题了。

为了解决这个呼吸难题,法那斯米隆也是匠心独运、智慧超凡的。葫芦颈部沿轴线打通了一条最多只能插进一根细麦管的通道。这个闸口在里面开在孵化室顶部最高的地方,在外面则开在葫芦把的尾端,呈喇叭状半张开着。这便是通风管道,它相当狭窄并且还有灰尘阻而不塞,因此便阻止了外来的侵略者。我敢说这是简单且绝妙的作品。我说得没错吧?如果说如此的一个建筑怎样的结果的话,那就必须承认盲目的偶然却具有一种超凡的卓识远见。

这种反应慢的昆虫是怎样才建好这项相当困难、相当复杂的工程的呢?我在以一个局外人的目光观看这南美潘帕斯草原的昆虫时,只有上面讲的这个工程结构在指引着我。从这个工程构造可以不出大错地判断出这个建筑师所运用的办法。所以,我就如此进行了对它工作的进度情况的假设。

它先是遇到了一具小昆虫尸骸,尸骸的渗液使下边的黏土变软。于是,它依据软黏土的大小时多时少地收集起来。收集的多少并没有确切的规定。假如这种软黏土非常多,收集者就加大消费,粮库也就更加地牢固。如此一来,造成的葫芦就相当大,大得超过鸭蛋的体积,还有一个两厘米厚的外衣。可是,这样一大堆的材料远超出模型师的能力,所以制作得不是很好,外观看上去,一下就看出是一项非常笨拙艰苦的劳动所制造出来的结果。如果软黏土十分稀少,它就严格节约着使用,这样它动作也就自然多了,做出来的葫芦反倒齐整匀称。

那黏土大概先是通过前爪的按压和头罩的加工变成球形,之后挖出一个既宽又厚的盆形。蜣螂和圣甲虫就是这样做的,它们在圆粪球的顶端挖出一个小盆,在对蛋形或梨形最后打光以前,把宝贝产在小盆里。

在这第一项劳动中,法那斯米隆只是一个陶瓷家。无论尸骸渗液浸润黏土有多不充分,只要有可造性,无论什么黏土对它来讲都能制作运作。

现在,它成了肉类制作师了。它用它那带锯齿的大刀从尸体上锯下、切下一些碎细小块来;它又拽又撕,把它以为最适合虫宝宝口味的部位弄下

来。之后,它把这些碎片全部收集到一起,然后把它们和脓血最多的黏土搅和在一起。这一切搅拌得相当均匀,就地造成了一只圆粪球,无须挪动,就像其他食粪虫加工自己的小粪球一般。补充一点,这只粪球是按照虫宝宝的需求量身定做的,它的体积几乎未变,不管最后那个葫芦有多大。

现在酥油饼完成了。它被放入大张开口的黏土盆里藏好。它没有挤压,以后可以自由运动,不会和它的外表有一点粘连。这时候,陶瓷加工的工作又开始了。

昆虫使劲挤压黏土盆超厚的边缘,为肉食做好模具,最后让肉食的顶部被一层很薄的内壁包裹住,而其余部分则由一层超厚的内壁包住。顶部的内壁上,留有一个环状软垫;这儿内壁的厚度与往后在顶部钻洞进粮库的虫宝宝的瘦小程度成正比。随之,这个环状软垫也进行压模,形成一个半圆形的窟窿,宝贝就产在里面。

经过挤压黏土盆的周围,使它慢慢封口,形成孵化屋,加工葫芦的程序就结束了。这道程序尤其需要较高的技术。在做葫芦把的时候,一定要一边紧压肥料,一边沿着轴线留出通道作为通风处。

我感觉建造这个通风口相当困难,因为计算稍稍有点差异,这个狭小的口子就会马上被堵住了。我们最厉害的陶瓷师中最最手巧的师傅如果缺少一根针的帮忙也是做不成这件作品的,它把针先垫在里边,完工后,就把这根针取出来。这种昆虫是那种用关节连着的机器木偶,在它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之下,就挖出了一条穿过大葫芦把的通道。如果它预料到了,或许就挖不成了。

葫芦加工完之后,就得对它进行装饰制作了。这是一件既费时又费工的装饰工作,要使曲线流畅完美,并在软黏土上留下记号,就像以前的陶瓷匠用拇指尖按在他的大肚双耳坛上的记号一般。

这件作品完成了。它将爬到另一具尸骸下面再一次开工,因为一个洞穴只有一个葫芦,多了不成,就像圣甲虫加工它的梨形小粪球一般。

勤劳的圣甲虫

做窝筑巢、维护家庭,表现的是许多本能特性中最崇高的一种。这灵巧的建筑师——鸟儿告诉了我们这些;在本能方面更加多元化的昆虫也让我们认识了这一点。昆虫对我们说:“母爱是本能的崇高灵感。”母爱旨在维护族类长期繁殖,这是具有远强于保护个体的更加利害相关的大事,因此母爱在唤醒反应最慢的智力,使之高瞻远瞩。母爱远远高于神圣的源泉,不可想象的心智神光便孕育当中,并会突然迸射而出,使我们领悟一种避免出错的理性。母爱越坚,本能越优。

在这方面最让我们注意的是膜翅目昆虫,它们身上凝聚着最充分的母爱。它们所有的本能才智都给了自己的子孙后代觅食谋屋。为了它复眼将永远再也看不到而它母爱之预见性深深了解的家族繁衍,它们是种种天赋才能的高手,有的是棉织品和许多絮状物品的编织高手;有的是细叶片簍筐的能工巧匠;有的是泥瓦匠,制造水泥房间、砖石屋顶;有的是陶瓷专家,用黏土做出高档的尖底瓮、坛罐和大肚瓶;有的擅长挖掘,在潮湿闷热的地下建造神秘的宫殿。

它们掌握着多种技艺,与我们人类所掌握的相似,甚至有些还不为我们所知,而它们却在用于房屋的建设。随后还得考虑将来的食品:一堆堆的蜜,一块块的花粉糕,细心制作的风味罐头……这样的工程是专门以家庭的未来为目标的,其中闪耀着在母爱的鼓励之下的本能的最高表现。

昆虫学范围内的另外一些昆虫,母爱一般来说都很肤浅,敷衍了事。几乎很多的昆虫,只是把宝贝产在合适的地方就不管不问了,任由虫宝宝冒着危险和死亡去寻找住所和食物。抚养如此大意,才能有没有也就无所谓了。莱喀库斯把多种艺术都从其共和国驱赶出去,他指责这些艺术是使人们萎靡不振、意志消退的东西。就这样,在以斯巴达方式养育的昆虫中,这些本能的高超灵感也就被去除没了。母亲从温柔甜美的育婴中摆脱出来,那么一切特性中最最优秀的智能特性也就逐渐减弱,直至灭亡,因为确定是对于动物也好对于人类也好,家庭是尽善尽美的源泉。

如果说对子孙后代无微不至、体贴入微的膜翅目昆虫令我们称赞,那么不顾后代死活,任其存活的其他昆虫相比之下就显得很不像话了。而所说的其他昆虫则几乎是昆虫的全部,起码就我所了解,在各地的动物中,这是

见过的第二个例子,这种昆虫为自己的家人准备生活所需,比如采蜜的昆虫和埋野味羹的昆虫。

而奇怪的是,这类在细腻的母爱方面可与以花为食的蜂类相媲美的昆虫,竟然是以垃圾为对象,以净化被牲畜弄脏的草地为任务的食粪虫类。如果再想到既不忘母亲职责又有丰富的母性本能的昆虫妈妈,就必须离开芳香四溢的花坛,转向街道上被骡马拉下的粪堆。大自然中相似的两个极端到处都是。对于大自然来说,我们的美和丑,我们的干净与齷齪算个什么?大自然以脏创造出鲜花;用一点点粪便它就能给我们创造出优良的麦粒。

每种食粪虫尽管天天与粪便打交道,但却享有一种美称。它们一般都身材小巧穿戴庄重而且无法挑剔地光亮,身子胖乎乎的,呈短壮体形,额头和胸廓上都佩戴着新奇饰物,因此在收藏家的标本盒里显得光亮照人,尤其是我国的那些种类,乌黑油亮,外加一些热带的品种,金光闪耀,油黑发亮。

它们是畜群中挥之不去的客人,但它们身上却散发出一种苯甲酸的淡淡香气,可以净化一下羊圈里的空气。它们那田园诗歌般的秉性令昆虫分类词典的编辑者们大为震撼,因此他们这些以前不怎么关心其死活的学者们,这一次却改变了看法,对它们进行介绍时也用上了一些听起来好听较容易记的名字:梅丽贝、迪蒂尔、阿媪达、科利冬、阿莱克西丝、莫普絮斯等。这些名字都已是古代田园诗人们常用且叫红了的名字。维吉尔式的田园诗中的词汇用来歌颂食粪虫了。

一坨牛粪堆儿上,瞧它们你争我夺的劲儿呀!从全球各地蜂拥而至的加利福尼亚的淘金者们也没有它们的那股狂热劲儿。在太阳很毒之前,它们成千上万地跑来,形状各异,大小不一,体形有短有长,品种齐全,全都乱糟糟地滚来爬去,准备在这个大蛋糕上为自己占上一份儿。有的在白天干工作,在表层搜刮;有的钻进厚厚的牛粪堆里,挖出地道,寻找好的矿脉;有的开凿底层,立即把财宝埋进地里;那些小而无力的则待在一旁捡捡那些身强力壮的伙伴们掉下的渣渣屑屑什么的。有几个新来的想必是饿得受不了,在原地就吃上了,但大多数都是想大捞一把,藏在安全之处,以备需要时用。当你想置身于遍地百里香的原野时,一点新鲜牛粪都看不到,突然来到这里,见到这么大堆大堆的宝贝,那真是天赐之物呀,只有幸运的人才有这个福分。因此,它们便把今天这些宝贵财富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粪香四溢,方圆一公里都能闻到,食粪虫们得到消息纷纷赶来,抢夺、瓜分这些美味食物。有几个落在后面的连跑带飞地正忙着往前赶呢。

那个恐怕到得太晚而向着粪堆一路小跑的是哪一个?它那长长的爪子僵硬笨拙地倒腾着,好像它的肚腹下面有一个机械在推动着似的;它的那对